

集部

宋文選卷二十二

李邦直文

固本策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扶神理性祛滯決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仁智靈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

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召愚可以為智闇可以為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為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喜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說賓長君出于田閒平勃恐其驕而為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賓長君卒為賢侯令夫百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羣幼子弟矣師友

或不擇而使羣子弟日與庸隸浮民為儕黨詡詡囂囂相與扇暱而為惡學之不率而恣于毬鞠博簺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羣幼于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況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為枝葉而强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

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親九族九族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文王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列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益詳矣本朝太宗亦嘗擇王龜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章聖用崔盱之嚴以代戚維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而蕃衍尊寵而優安振

振於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宮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薦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惰尊驕孰敢諷礪之者苦學術如垢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望以去文孫武子入則與嬖人妾子嬉出則與徒奴倖倡語習于浮淫湛於宴娭耳目惟不善之接非

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材東平之樂善唐
元軌之長厚亦漂溺矣以明主之仁篤于親親之恩差等
其戚疏隆以貴爵豐以廩餼雖厚若此徒足其欲而已耳
議者考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
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
宗室教導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
重道之問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横經聚問指示聖賢
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弟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

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畧知大體陛下復于朝讌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召而勉進之又稍為褒貶之格以朂其良以警其惰凡憸薄小人與嬉戲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膝性習相長九族愉愉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寛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四海内矣

厚俗策

民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今之天下土地廣而人民衆兵寇不作咸安于漁樵耕織之業其盛可與古治侔矣所愧于古者風俗之不厚也風俗之薄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國家法制之失也風俗之大端孝弟而已矣民之忘孝弟而溺於薄惡考之于古未有甚于今者也賈誼語秦之俗曰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悦則反唇而相稽以為慈子嗜利去禽獸亡幾令天下之民莫不割其室廬計其桑柘殊井爨墳墓離血氣色膂之親而邈若胡越其聧族而居者千室無二三焉奚翅秦俗之薄也秦俗之薄亦商鞅為之耳商鞅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秦人安得而孝弟也令國家計丁黄以任征役之事其籍異而口寡者皆幸而免焉幸免者衆而征役之事併于同籍之家故率析者自視以為計而愷悌之民困于調

發亦分丁離籍以求幸免于征役之事甚者寡母之嫁喜喪期之終朝為天倫暮為鄰里朝為九族暮為寇仇爭辨錐刀嚚嚚于郡邑奚翅秦俗之薄也夫民固無知在為上者導之而已矣今導之以幸免之路使天性愷悌者迫于征役牽于法制而不得遂其輯睦同居之樂一室為之千室慕之慕惡之風暖然盈于天下耳目之所習民咸以是為適然莫有羞愧怪駭者故曰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國家法制之失也國家建太平之業將

以比隆于唐虞軼迹于三代顧與秦同俗而尚不知變
乎周之時閭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皆親民之吏也
或正歲或月吉則書其民有孝弟睦婣之行者而謂之
賢者國有力政則不及焉其鄉師又為鄉刑以糾其尤
不率者也漢之時孝者復其身時有所賜其奬勸孝弟
睦婣之俗而懲薄惡之民教訓法度葢詳備如此尚懼
狃習之末去而民縱其欲而弗勉焉今雖未能如周漢之
法為之懲沮而又開幸免之路導民於睽異薄惡而曾

不為禁歟其有所謂勸善之法不過誘鄉愚夫婦剟髀以食其長上之癯疾者然後賞之以粟帛斯以為孝弟而已矣此正先王之所誅也古之聖人於化民也不務為其所難有一人焉能奮然而為天下之所不能為而無益于治謂之惑世故舉世之人不敢為鬼怪非常之行驚衆以為高性適於中和而已令夫田野之民少長怡怡冬夏相羣于丘墓園廬之間弟從其兄子從其父務趨雨澤而力耕耨閑暇有餘之時炰羔炊黍臘社而

嘗𤼵不為悖慢鬬博踶去他所感抵𢧵辱以憂其家者斯足以為孝弟之民矣其斯以為教故民之從之者樂而易令且賤樂易中和之行擾之使不得為而勉之以其所難以導民觀先王之教葢未有然者也臣以為欲風俗之厚莫若誘民於孝弟欲民之孝弟莫若使離異者不得幸免其征役令若著為定令同産宗族喪服期年以上者雖析籍異賦亦總計其丁黄之數而任征役之事親盡然後與他戶同既不得以籍異口寡而幸免

焉則罷薄之民無所望而愷悌之民得以遂其常性而為輯睦同居之樂一室為之千室慕之則篤厚之風漸於天下矣不耗刑賞不撓律令非有甚高之議難行之說奚為而不可為耶若夫約周漢勸懲之旨而為之法則又朝廷之美臣愚不能預也民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

廣助策

人之于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譬之工人焉智者殫晝

而按使有力者運斤揮斵各執其具各治其事不復紛紛齊于其上工之長則彈畫者不至于錯繆而功易成矣或者得智匠而任以為工之長使之為大室不得専於彈畫而又齊之以庸工則智者日為庸工之所擾其心以為不已治之彼或姦偷而不力于事乃敗一室故左手持斤以治楹右手持斵以治橑又目視榱桷思易而正之中心讙然其智不盡于為室之大體功安得而成哉惟輔相之治國亦然天下之事治富矣治其綱要

而弗為煩屑之所叢則慮專而策得夫進賢退姦使百官各得其任為禮樂教化文武法度以鎮撫遠近之民上翼天子于道而外應四夷之變此政之本統輔相之所宜思也及乎章牘之後先命誥之詳畧程式之高下勾剝其互異審覈其條次細文曲例毫末之間此正吏胥之事耳令也輔相不得專心于巨論大計而常兼為吏胥之事則雖周召之才將不足以給之故朝廷簡輔相甚當其強敏者僅足以袪決奏署而無所留而政之

本統或不及思則比比負責而去上下輒指朱墨之誤以抵輔相而吏胥豪于其間姦有所庇而憂譴不及如是雖周召復出知不可以成治功矣令文武之柄舉歸之中書樞密院其所以令于天下者一言之增損或可以繫刑罰爵祿之輕重厚薄居二府者故亦不敢以任吏胥也臣愚以為欲分二府耳目之小勞使得專心于巨論大計而不屑簿書之間減曲私之訪有讜直博雅之助莫若東漢府掾之制為可復也三公之府有長史

有曹掾或主署用遷除或主民戶祠祀農桑或主詞訟盜賊或主貨幣鹽鐵或主倉穀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或録衆事皆以天下賢者巖穴處逸郡國茂異為之特為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崔瑗李膺之徒常由此塗用矣有道之士皆然萃至于輔相之左右枉或直之闕或補之而公府為之清明故東漢之世宦豎權寵狠據于内外獨公府未嘗隨而為姦其本正也令二府之吏為天下府吏之冠事雖不出于府史然亦典

其籍受其議覘之國論日在廟堂之側由刀筆不進者積之歲年或補郎官或徙使目國家待之抑亦不輕矣或進秩增禄而使為外官尚皆牽戀以去彼何為者耶周書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而孟軻亦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言左右不可以不正也令若約東漢之制而詔二府房置一掾慎選天下之材德廌節以公卿辟署而授之使專其評覈諮受檢勘典掌按比煩辱之事又副以小史而書之掾有清績遷領都掾都掾有年勞

出轉要官則轉相專於國計而弗為小勞之所汨亂周名之材可以行其志成其治矣議者不過謂賢者不可納于趨走之列以為辱且郡縣掾佐亦士人為之趨走於府郡而弗謂之辱何哉朝廷之常禮上下之大分也況二府為天下澄原端本之地而有不可者哉

養材策

堯舜之世民莫不樂于善而趨于篤厚令之世所謂獨行君子者堯舜之民皆以為常故謂之五常有異於此

者當世指之為凶人以為天下大戮矣何哉教道素行
而為善之人多也後世教衰俗薄如四凶者滔滔皆是
故天下以孝弟為異行以忠信為奇節事父兄者望厚
賞而無過者以謂堪大臣其嶄然出衆而以賢傑自名
者有不及堯舜之民者矣如之何望天下之治一二于
唐虞也故王者之大務莫急于教教者所以養材也養
之久材為之日衆無教之養之之道則材為之日寡材
衆足用材寡則不足用矣人之生也自非聖人自然之

質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是故父兄之善教一家之人才者必多師儒之善教一塾之士才者必多國君之善教一國之臣才者必多非天之有所私聚才而生之所以養才之道備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茍不善教則中人以下莫不陷溺而入于不善故人衆而才者少非天之有所惡不善而生之其所養之教之者非其道使才能不得而成也誠使王者善養天下之材則聰明技敏之民皆將化而為才取之而稱所求用之而稱所使昔

樊氏善為生嘗欲治器先種梓漆里人初笑其迂後皆從而假器用焉故樊氏之富傾天下一為生之民尚知為數十年之先養其材然後治器況王者為萬民之盛哉三代之治莫不養材而周最為備秀于民者養之于鄉秀於鄉者養之于學秀于學者養之于太學秀于太學者論而辨之位而禄之而養之于朝廷或為公卿大夫或為牧伯將帥皆繇此乎出故古者五十而後爵自成童至于五十其耳之所聞其目之所覩其心之所存莫非

詩書禮樂仁義忠孝之道雖有頑悍奇衺而不去者抑亦寡矣自幼至于成童其君上之所令其父兄之所率其師長之所誨莫非文武大道雖有天資昏蔽而不可成才者抑亦寡矣故周之世也特長詩人美之而菁菁者莪之篇作至秦則不然焚滅先聖之術其所以示民者非刑則戰民莫不姦譎好亂相糅而為惡一旦俱亂而秦亦不能禦也惟東漢最重經術太學大盛而四方老師大儒或教授至千人家薰戶習咸競于學于時天

下賢能者日益多明章之後童昏相繼推其微弱暗暴之勢可以朝夕而亡然長久歷二百載與西漢等豈非君子衆多之力歟今天下號為太平然養材之道微缺學校為廢區博士為冷官士之進於仁義者非其性則或其家之訓而國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是故仁義之才日寡取之而不稱所求用之而不稱所使忽有可憂之對至大之責或四顧而無所付此才不素養之效也孔子雖聖其權則匹夫然而門弟子自中人以上莫

不成才欲相而有如顔淵欲將而有如仲由欲使為諸侯而有如仲弓欲使宰而有如子游子羽唐太宗之將相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多出于西河汾晉之間大抵皆王通之門人也一聖一賢養材而材之富也如是令材不素養故以天下之大而常患無人臣以謂欲左右皆正小大皆治勢危而有以扶事亟而有以託在乎得材材之易得在乎素養素養之術有三一曰興學校二曰選置五經博士三曰復漢之大學生員三者行而教

之養之之道備學者于是通古今樂名節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

審分策

臣之尊君非從諛也君之制法使下必尊上而不敢忽非驕樂而便已也君尊則法尊法尊則令尊令尊則朝廷尊朝廷尊誰敢不從也君尊則大臣尊大臣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進者足以為榮退者足以為辱進退足以為榮辱則賞罰行賞罰行則仁義之民我得而收技

敏之民我得而試豪虣不順之民我得而抑如是而天下莫不趨走振動惟上之聽也君尊則國之形勢彊形勢彊則夷狄不敢侮姦宄不敢窺外不為夷狄所侮内不為姦宄所窺近無一旦駭發之隙遠無百年陵夷之漸如是而天下奚憂不服也故古之明君雖渴聞天下之事渴見天下之治煦煦焉日接臣庶而躬訪之然至尊至重至深至固之體小人不得而搖也古之忠臣雖直己之節奪君之非力折死諫小且犯顏色大或肝腦

塗地不顧然尊主之禮未嘗敢少頃曠也故蹴路馬之
芻者有誅非謂芻之可貴齒路馬者有誅非謂馬之不
可齒皆所以尊尊也古之法禁行在諸篇之上觸其條
目則誤者遷竄大者誅殛非獨以尊君所以窒不順之
原而重社稷安天下也故人君之儀殿陛耽耽而金朱
塗其闕雖有販夫莫之敢指冕戴珠玉日月在衣鑪煙
輦道而朝羣臣嚴鐘吹盛羽儀旄頭警蹕驅灑悉備而
適郊廟雖有親倖莫之敢戲非禮不食非禮不服非禮

不動非法不言非以為法所以養尊安之形而杜侵慢之釁也人臣之禮臚傳而趨以進首幾至地而俯伏以言非仁義之説不敢以輒聞非忠信之情不敢以自列得廢而廢得死而死食君之食履君之土戴君之天下之分適然也見君臣之大守也仁主之子育萬姓四十載矣其勤未嘗過時而朝也日幾中而朝者罷未嘗有惰色見于外也進臣下以禮而退之以義夫上之不苟責于下而以禮義進退之其恩父愛而天覆之不異矣

臣子宜如何自為也而中外之臣或弗明上下之分有偃蹇頡頏而自如者動必詆時言必訾上輕為桀驁而曾不知悍閧政令之誤相視而嘻險妄詭傲譁議于列以鬻羣聽以傷柄臣罪萬于顏異事百于楊惲而戮辱不及此朝廷所以不尊也遷任小戾于資格小慊於素望則罵詈辨不已延却而不前公為慢章取必于上自處曰是而歸曲朝廷狂訐醜詆或駭流議無一毫震怛之意有識知禮之士憤其凌冒髮指冠矣而上不詰此朝

廷所以不尊也越涯犯職角為豪奇言不當言以求採天下之譽而邀厚福下議上小列大是非貿亂矣而執法不之按公府不之繩此朝廷所以不尊也漢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朱雲可試守御史大夫少傅衡以謂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民不静嘉遂坐之唐文皇時盧相尚固辭父州都督而斷首于朝堂故邀君者古之所諱而臣子之所宜同嫉也荀況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峻故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

淩故也賈誼曰人主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廉遠地則堂髙近地則堂卑髙者難攀卑者易陵令其勢防陁而弛矣其漸不可以不正也是亦無他明君臣之分而責其尤慢者使羣臣增忠裕勤莫不滌去故情而嚴上之令則朝廷尊矣

慎柄策

有王者之事有大臣之事有將帥之事有有司之事有嬖臣之事拔任忠賢以為將相責之以天下之安危可

用則用可黜則黜斷之以至公而無所疑王者之事也坐于廟堂夾輔人主進退百官大臣之事也提士衆出入于生死帥將之事也審情實以為輕重不敢附私有司之事也結襪折枝嘗藥徹膳出納詔教掃除宮中啓閉門闥嬖臣之事也貴賤小大各守其業而天下治嬖臣不可使之為大臣將相有司之事如裳之不可以為衣履之不可以為冠鍭之不可以為戟也如鼠之不可負方斛之器犬之不可駕國馬之輈也故天下之大柄

三曰官賞曰兵曰刑王者之得失治亂之所繫安危之所從天下之所以為休戚故王者重之必付之于將相有司而不以私其左右所謂嬖臣者不過言甘而色令順指令健于使令寵之極饒之以財而足矣饒之以財而不及于政則天下無恟恟之議小人有終身之安而王者未失為明君後世不然惑其所近忌其所遠意謂天下之人舉無足信而莫忠于嬖臣者內外大事凡可以為國憂必嬖臣監督之然後以為安其意侵取將相

有司之事任于嬖臣宦官賞兵刑莫不為小人之所有破大公之法激四海之怒姦盗不順指之以為辭以至于亂天下彼嬖臣者趦趄煜爚于人君之側當得金錢足以快口腹耳目之欲則亦已矣又自知已之可惡常恐天下之人嫉已而誅除之故蚤莫計慮為全安深固之策偷取時柄以自環或專官賞或典兵戎或預刑獄得官賞之柄則進其黨伍于朝以為援得兵之柄則震脅主心而威制天下得刑之柄則沮忠直之氣而窒言者

之口自古危亡未有不始于此者也王者獨何取于嬖
臣哉漢之衰也有王甫侯覧伍璜張讓之徒唐之衰也
有李輔國程元振王守澄魚朝恩劉季述田令孜之徒
穴于朝廷之間而私有大柄公卿將相多出其門所欲
進則吹嘘咳唾立致貴要棄置大臣如奕棋然又有北
軍校尉有神策軍中尉有觀軍容有諸道監軍兵柄皆
在嬖臣而天子或自其廢置又有黄門北寺獄有掖庭
詔獄有神策北軍獄忠賢之不附已者雖將相大刑或

留仗內而成于中人之手此漢唐之所以亡也嘗謂漢文帝不獨有治天下之道而亦善寵小人鄧通極嬖矣欲富之則賜之銅山而使之擅鑄及戲弄于朝申屠嘉欲舉法不敢亟赦之度已困辱然後謝嘉而召通故嬖臣在側而人下未嘗不指目憤怨雖有嬖臣亦為文帝可矣苟如文帝豈惟一嬖臣雖十數猶足以為治後世之君寵小人則付之以將相有司之柄不為文帝之所以嬖之者豈不誤哉方明王在上集用天下之正人故

小人雖多莫敢輙動屏息歛手以聽朝廷之所為然久屈故態宜有憤欝弗平之氣彼且伺人主之惑待賢者之隙將泄其怒而大有所為此實亂亡之幾不可不素慮也往日用兵之地及河防之要與詔獄之大者輙臨訊以寺人而進退大臣又或訪其毀譽之詭此可為懍懍者也明主誠能守官賞兵刑之柄不為嬖臣之所盜而有功則雖傾内府以寵之未足以危社稷而為天下之大害可不慎歟

解蔽策

君子與小人不能偕立于人君之朝勢如水火寒暑之戰薄然而小人之黨勝十常七八其故何也葢由人君好逸而惡勞樂近而忘遠夫姦聲麗色奇臭異味宫室苑囿狗馬弋獵之樂入乎耳奪乎目悅乎鼻口順乎心腹而便乎身體居處皆其豢莫之所安于人君而最近固已樂為者矣而小人之道模揣其意曰吾君德過堯舜基業安于泰山矣此不足以為害言道而入于惡若

決江河而下注于萬仞之淵故小人之說易行而其黨多勝君子則不然直欲人君屈已以事仁義閑情欲而狥天下之民宴安之娛人君之所喜為者也而輙爭之曰是不可過為過為必且亡國憂勤恭儉昧旦而朝日旰而食夜分而寐人君之所厭者也而輙強之曰是不可不為苟不能此必且亡國其事最勞而危亡禍亂之形方且藏於茫昧微冥之中其最遠而未易見故君子之道難行多不見納于人君而常為小人之所勝惟至明

極斷之主卓然有立而不惑乃能斥已之所樂而憂天下杜一時之欲而善後世不使小人勝乎君子其餘莫不沉酣漸漬欲長及成橫流潰裂禍及海内然後歸之于天曰非我也此陽九百六之數使之然也可不為之悲哉夫中君以上其心亦莫不願治而惡危亡知君子之可用以為治矣然而用小人至於亂亡者前後相望也幸而君子用矣又不能親信終始之使就其業不幸而小人用矣或心知其非而不能果決除去浸淫留連

亂亡而後已此其故又何也常以為人君之蔽有二一曰不明二曰多欲指真為偽指偽為真是不明也不忍去佞臣恐失其所欲不肯用正人恐妨己之所欲是多欲也唐德宗曰天下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此不明者也明皇用韓休為相宮中滛樂稍過其節必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輙至嘗把鏡不樂或曰自韓休為相陛下無一日之歡何不逐去而戚戚如是曰吾面雖瘦天下必肥然終亦罷韓休而用國忠林甫此多欲

者也不明之蔽其惡小多欲之蔽其惡大不明之蔽天資不足而不知所以為故曰其惡小多欲之蔽知善而弗為故曰其惡大以不明之蔽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於小人而及於君以多欲之蔽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於君而及乎小人為蔽不同而為禍有先後其亂天下一也人君寡欲而惟明君子勝而天下自治矣

辨邪策

姦臣之所以難明以其善匿無形而忠臣之所以多不

遇以其勁情直指而不恤可疑之地也故雖姦臣必材材多而為患愈大雖忠臣必有過材或不備而忠未嘗忘也是故知臣最難御臣之難次之欲人主之知臣莫若指姦臣之形以示人主朝廷之上審按而考績之如揭氷鑑以待來者其能隱者幾希姦臣之形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有細姦有巨姦才足以覆之言足以發之貌足以持之氣足以守之聾上下之聽而偷祿取譽主不能怒衆不能語卒之實利在已而害歸於衆此巨姦者也

才不足以自覆言不足以自發貌不足以自持氣不足以自守煦煦栞佞偷容茍合而已耳此細姦者也姦之小大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必内圓而外方名是而實非始順而終悖槃乎至誠而甚異于道故有擊斷以為公局繳以為明險健以為勇悍訐以為通巧譎以為智驕忮以為介儒懦以為仁抑抗以為高不言其所可言以為敦不為其所可為以為慎小信以為忠此姦臣之積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之與忠臣固不相若然

而姦邪之所排陷或外示相與而內實仇之其所汲引或外示乖離而陰為之左右上欲紬賢者則譖之以可排之狀上欲進已知則開之以可用之名其言深微其事隱晦使人君隨己意以為禍福而不知悟所以然者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守先帝之命而爭高宗欲止李勣知武后必得志于天下曰此家事耳何須問外人明皇欲相牛仙客張九齡力諫李林甫曰天子用人何為不可由二臣姦言而唐室中壞此邪正之論人主

不可以不察也姦臣之始進多以非其道商鞅因嬖人以進于秦段熲因宦者以進于漢宇文融皇甫鎛因聚斂王璵因妖妄宗楚客因宮妾鄭注因藥術王叔文因棊以進于唐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為姦臣者臣下之所以進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夫天變者成王之所以感悟而狼跋之詩周大夫之所以開周公也而許史恭顯假日變以除周堪張猛武三思造攝提之應以進紀處納李逢吉張權輿為非衣之謠以傾裴度此姦臣之偽

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故人主善察姦臣之形姦雖未去亦蟠縮而不敢措其用封倫佞於隋而直于唐許敬宗忠謹于文皇而讒諂于高宗之時是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彼非鬼蜮其情皆可以得之矣人主誠留意於此彼安得而逃哉

宋文選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爕𣏌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宋文選卷二十三

唐子西文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大小咼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寛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强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廹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

齪而謹畏令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令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令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

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恙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踈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説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克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以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

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令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

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云以道勝寛和為本今周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于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于此是以有慕于彼愚誠不自揆盖嘗妄論之矣屨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

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爲遼絶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令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期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令郡縣之權不過鞭扑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争侵奪之害矣

周官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令不然矣以資歷為髙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狥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令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暗考而名取之雖無岀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晩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

命百五六十年間海内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令之所得多于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爭訟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

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内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之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辯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

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此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文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及

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市筮卜師引

黿而叅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忌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憶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邪吾不忍聞是說也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銖鋤羣

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鼻息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于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則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説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

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令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胷中知其决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争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紓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為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

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羡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邉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倭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邉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

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温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隷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其見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也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

之為漢十世於此矣知有劉氏而已矣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百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得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絶於民也亦灼然矣

嚮使令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摇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失其衣冠閥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禍福論

昔人談禍福者固嘗居之善惡矣然其效可睹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于天如探左契

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遷就其説曰為善者未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束薪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令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亦凶乎是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説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大者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

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説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説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睹也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福或

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已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然也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鄺況之説其友

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憤墮肱隕首覆宗絶祀而君子不以爲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吕禄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父又却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切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哉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强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于其友

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禄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子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于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巇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

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而救之可贖而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于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而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于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

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于天君臣夫婦朋友出于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于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于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矣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庚備位學校三載于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擢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胷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未知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户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庚初讀書時未習時

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其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劒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

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茲謂聖賢有心于功名其探聖賢益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髪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一姓姬爾竊謂今日之勢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于吏舍者勿問醉吐草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

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而功在其中矣庚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陽治書室于廳事之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為之記某言于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楊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之所謂

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之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人之所謂亦維斯類者也鼂錯之愚則語之所謂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在方册有不可語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寤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謂高柴之愚材不及于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于時以為鼂錯之愚則

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庾將處

公以顔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嗜書手不釋編

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能有立其長

子大壽更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

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希顔之人亦顔之徒公何辭

焉請以是為記年日月陽唐庾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

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兹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則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

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閒廢方且據床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臂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嘆可以決石而況于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

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寺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得多

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為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絶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無進退二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

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茍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柔者可使激而躍之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剥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强叔來尹是

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以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濵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巳絶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晝其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强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耼伯陽為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為伯甫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于中上列武子于上中則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為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楟奈厚樸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舊有

不徧賭而况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於城南李氏之山南園園髙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爲特盛吾凡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遥于其下而笑舊説之謬葢嘗以比伯陽甫之事而爲之嘆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于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失而審所取云

宋文選卷二十三

宋文選卷二十四

張文潛文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于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

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夫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

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旹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炙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

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于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不足故恥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

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于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懽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

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于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為秦也歟

論法中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于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于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緩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美益衆

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于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

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于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于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于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于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獘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㒷始鹵莽之初而常在于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覰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

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奕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搆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未失其為生死之所安也則我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不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于民矣可久之道起于不求備而效于人不

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于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于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

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論法下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于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

是委曲紆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刼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玉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

勝而物之從之也内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夫駟馬之于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于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我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畀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

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響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强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

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恍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説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惠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于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于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于民則民散而惟利之

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拙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之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及

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復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蹠邪徑而流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曾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

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

仁與義者我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我之所為未有出于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我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獎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于氷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獘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故陰極不生陰

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于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于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于西則決而西水出于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無乃出于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

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獘者也惟其循之而獘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于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于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冬

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我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諸侯為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

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于一而秦始為郡縣一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于上匹夫横行而莫之禁至于漢而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彊而唐以亡歴五代而不能改至于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令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于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

其無乃出于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于不得不為則勢者因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

有二説一曰尚虚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虚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强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説而不學而不知吾之于堯舜三代固相期于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葢昔夏為貢法

以取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强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于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余知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日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

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漑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邦之民其知秦之政令則熟矣秦之命令布于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

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于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濶而網疏然不過少弛于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于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于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

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求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獘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

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

畞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彊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巳矣夫天下之地髙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畞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纎悉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葢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

已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依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

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至於無為不

言而天下向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動靜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茍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

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裕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喻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

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之情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勸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之誠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之性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

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内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事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為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效其影於前枉直大小纖悉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也注渟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于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

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悠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

車不正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御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侈慮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為也有形之與無形有情之與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初皆物也其動一至其事一理然判而别之使不相為異而絶之使不相通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也有所

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絶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為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為辱矣夜以思之朝

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以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故可慘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

雜揉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汙其身而望人以潔枉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禄何怪乎物之不順令而至故身不脩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宮商瞽者之言黑白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恥則是牛

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猶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本矣故正學以脩身明恥以致精而廢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學有小大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脩身也惟其學者不知

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綰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綰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悛革而不終日綰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效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脩身本未立歟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脩身脩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行之勸沮以

厲之官師以涖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域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因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别

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脩而已不聞其有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成蓋鯀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恥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具庶乎可為矣

至誠論

昔先王之為天下非徒為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為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形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衆猶能

秦也三代之車服老師宿儒能説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脩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脩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説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内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

於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遺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化於誠猶氷雪之消於火火至矣而氷雪不息者非氷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

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巳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為容樂之為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為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是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

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為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道文補完經師之故訛掩卷長息而傷禮

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撫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為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卒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為善豈以謂人以為

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為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無有畏而刼之者判然不為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為之動物為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為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興物調寒燠而育動植者非髙論也至誠之説曰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
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宋文選卷二十四